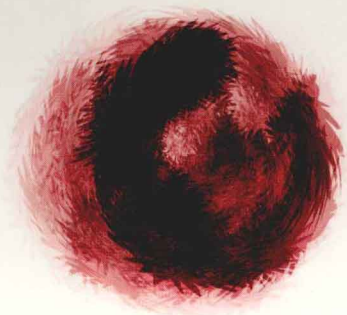


历史的回声文丛

遥远的牧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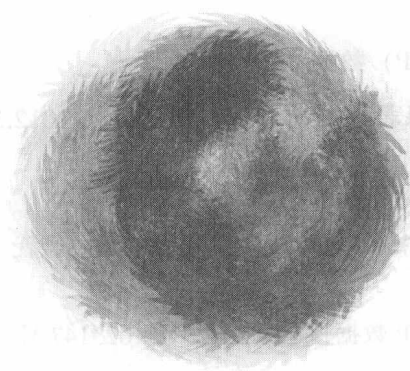
朱增泉
著

长平之战
秦皇驰道
楚汉相争一局棋
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
安史之乱
遥远的牧歌
汉初“三杰”悲情录
周勃、周亚夫父子
曹操
严嵩倒台
孤独的陵园
西域之旅
两汉爵考略
文武失调的宋王朝
边墙
草原上的庙
振长策而御宇内

历史的回声文丛

遥远的牧歌

朱增泉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牧歌/朱增泉著.—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2
(历史的回声文丛)

ISBN 978-7-5407-5583-6

I. ①遥…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3147 号

遥远的牧歌

作 者 朱增泉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曹 萍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86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583-6
定 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西域之旅	(1)
秦皇驰道.....	(11)
长平之战.....	(23)
振长策而御宇内.....	(35)
楚汉相争一局棋.....	(42)
汉初“三杰”悲情录	(60)
周勃、周亚夫父子.....	(74)
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	(90)
两汉鬻爵考略	(109)
曹操	(115)
安史之乱	(150)
文武失调的宋王朝	(170)
边墙	(182)
严嵩倒台	(196)
孤独的陵园	(208)
遥远的牧歌	(217)
草原上的庙	(256)

西域之旅

—

西域，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谜，我对它了解得太少太少了；西域对我是一个强大的诱惑，我太想了解西域了。一个堂堂中国人，秦皇汉武的后代，居然对自己国家版图上地盘最大的这个区划不甚了了，一想起来就觉得有些对不起先人，尤其有些对不起最早经略西域的汉武帝。倘若不趁我活在世上的时候到西域去走一走，怕是将来死后路遇汉武大帝，他一旦向我问及西域之事，我若茫然不知所云，他至少会瞪我一眼：“咄！”

比如汉武帝会说：

两汉以降，除了唐朝的玄奘和尚去认真走过一趟西域，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你们后来的人都对西域做了些什么呢？你看人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元世祖忽必烈手下做了官，还到西域去探险呢。中国自己的子民，反倒可以不去了解西域的吗？

汉武帝还会说：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一些事，就更让人生气啦。什么瑞典人、匈牙利人、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大都拿了玄奘的那本《大唐西域记》作探险指南，接二连三地闯进中国西域，牵了中国的骆驼，驮了冰块（供沙漠饮水用）和粮食，找了向导，进入沙漠腹地，闯进楼兰、于阗，闯进吐鲁番，闯进敦煌石窟，闯进他们嗅出其历史重要性的每一座古城废墟，把西域的重要文物一件件掘走。“我们懦弱的中国子民，为什么对自己疆域的历史反倒无动于衷呢！”

噢，我这就去西域看看。

1995年夏季，这已经是汉武帝屡屡派遣文臣武将开拓和经略西域两千一百多年之后了，我才有机会初次踏上这片神秘而又神奇的土地。沿途历史陈迹目不暇接，在浑黄贫瘠的陇西荒原，在酷热难当的吐鲁番盆地，在天山南麓的戈壁大漠，在白天灼热、夜晚干冷的帕米尔高原，在塔克拉玛干的浩瀚沙海，我先后看到了十一座古城废墟，其中大多数曾是“西域三十六国”的古国都城。我像拾取一页页散落的西域古史残页似的，从一座座古城废墟中拣回了几纸箱年代久远的陶片和瓦块，听人介绍了一路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和扑朔迷离的传说。虽然这是一次匆匆赶路、见缝插针式的寻迹访古，得到了一些浮光掠影的观感，但对于初次踏上西域土地的我来说，无论如何是一次难忘的旅行。经历了一次次发现废墟时的兴奋，也有过一次次走出废墟时的失落和沉思。

二

西域之行归来，我像得了消化不良症，不知道应该从哪一个视点上，去整理我这次西域之旅的匆匆观感。从中国版图的形成史看，西域的地位无疑是极为显要的。而中国版图的形成史，又同古代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交融史紧紧扭结在一起。汉武帝开拓西域，正是这种冲突走向交融的最早开端。古时称之为西域的这片广阔地域，位于亚洲中部腹地，是古代中原通往西亚和欧洲大陆的咽喉要冲，了解西域又成为了解中国古代与西方通商史的枢纽。若想了解一点佛教东渐史，了解一点伊斯兰教同佛教之间的宗教战争，那就更离不开了解西域。总之，我无法从某一点上将此次西域之旅的杂驳印象，归整得完全和纯粹。

好在我不是为撰写西域史的博士论文而来，用不着去深入探究某个专题。对于西域的种种见闻观感，只是在时时充实着我的一个粗线条的历史印象，而且使它变得更为强烈和深刻，这就是：统一中国的是秦始皇，开拓西域的是汉武帝。现在我们称之为新疆的西域这片广阔疆域，是汉武大帝为我们留下的遗产。

秦皇汉武，为缔造中国辽阔版图有过大作为的这两位封建帝王，都同古中国北方那个强悍的骑马民族掰过手腕，比过输赢。那个强悍的骑马民族是匈奴。我们不妨概略地将匈奴看作是成吉思汗的祖先，它是我们中国起于北方的先民部落之一，曾顽强地用骑马奔驰的方式参与过缔造中国历史。先秦至元，漫漫几千年间，中原同匈奴曾经历过无数回合的较量。正是中原同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冲突直至走向融合认同的过程，构成了西域史的主要

脉络。

如果把秦始皇同匈奴的较量看作是第一回合，双方只能说是打了一个平手，秦始皇并未对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秦始皇统一中国，主要是“东向扫六合”，平定了春秋战国延续五百多年的中原战乱，结束了群雄割据的纷争局面。然后，将战国时代遗下的几段长城修葺连缀，绵延万里，以拒匈奴人骑马南下。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只能说是采取了一种临时性的“隔离措施”。匈奴人虽然被秦始皇暂时阻隔在万里长城之外，但他们在大草原上骑马驰骋积聚的力量并未耗尽，他们逐水草而进的意志并未消退，他们是一股从北方干旱高原上倾泻下来的历史之潮，遇到万里长城的阻挡，便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这道高筑在山峦峰巅的长长堤坝，激溅起阵阵浪花，使绵延万里的长城一线烽火硝烟千年不息。剽悍的匈奴骑士们这股汹涌的南进之潮，就像泻下的瀑布不会倒流一样，在他们顽强而执拗地要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能量耗尽之前，是决不肯回头的。它冲不开长城缺口，便沿着这道长长堤坝向西流去，进入河西走廊，走上青藏高原，泻入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最后占据西域广大地区，继续从西北方向同中原较量。

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因而阴山一带往往出现民族矛盾的高潮。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继续往西走，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妫水流域了。

——翦伯赞《内蒙访古》

妫水现名阿姆河，在帕米尔以西，注入咸海，古时妫水流域也属西域。翦伯赞先生描述的脉络是对的，但他将北方游牧民族描述得过于软弱了。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北方游牧民族要比他描述的顽强得多，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于中国版图的形成，都有过大的举动和贡献。是否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顽强坚韧，也造就不了有过历史大作为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是作为秦始皇之后的中原第二位非凡选手登上历史舞台的，

他要同匈奴展开一场决定胜负的角逐，角力场就在西域。第二回合的较量结果，汉武帝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书·西域传》）；而汉武帝则将阳关、玉门关以西直至葱岭（帕米尔高原）的西域大部分地区纳入了大汉版图，势力所及甚至曾越过帕米尔高原。

更重要的一点是，汉武帝开拓和经略西域所显示的战略眼光，远在秦始皇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企图“围守而安”，而汉武帝开拓西域的战略目标，却是为了“走出去”。他除了将西域这片广阔疆域收入大汉版图，还终于蹚出了一条通向欧洲大陆的丝绸之路。

中国后来的闭关锁国，这不是大汉留下的传统。

三

汉武帝同匈奴的较量，取胜的战略转折是夺取河西走廊。我从河西走廊向西途经酒泉时，曾匆匆停车看了一下那口著名的酒泉井。其实它是一个方形水池，池边有一棵已显苍老的“左公柳”，池底的泉眼仍在汩汩冒水。它称得上是一股永不枯竭的西域之脉，自汉武帝时代一直涌流至今。伫立池边，自然令我想起汉武帝手下那员年轻名将霍去病。

凡有大作为者，必有大气魄。若论古人起用年轻人担当大任的魄力，请君只看汉武帝如何重用霍去病。霍去病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前140—前117），但他曾六次统率大军出陇西，跨祁连，越焉支，与另一位西汉名将卫青一起，为击溃匈奴、平定西北边患、打开去西域的通道立下了殊功。栽种那棵“左公柳”的左宗棠，是清末名将，他将阿古柏残匪逐出新疆，与沙俄强硬交涉收复伊犁，屯军哈密，镇守新疆，功不可没。但他已是霍去病死后一千九百多年才来到新疆的晚辈了。

汉武帝是霍去病的姨夫，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汉武帝对霍去病格外器重，自然也有一些沾亲带故的因素。但是，假如他不是块材料，皇上的恩宠至多只能给他带来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绝不能成就他为千古名将。霍去病也许是受到汉武帝雄才大略的熏陶，身处开拓疆域时代，狂飙雷电式的战争风云激荡着他的胸怀，青春年少而胸有大志，是位领军奇才。汉武帝曾想教他学习吴起和孙子的兵法，他却回答说，用兵全在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作战方略，死学兵法无用。这不叫骄傲，是主见。汉武帝要为他修造宅第，他说：“匈奴不灭，无以为家。”他在河西走廊出击匈奴大胜而归，汉武帝赐酒犒赏。他将御酒倒

入此泉与将士共饮之，酒泉由此得名。这当然只是传说。我发现近几年有几位军旅作家对此传说评述纷纭。但无论怎么说，是霍去病立下的赫赫战功，为酒泉的传奇故事赋予了恒久的生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的最后一仗，是攻陷居延。而居延正是匈奴人企图打开缺口进入洮河流域的地方。居延之战，是最后夺取河西走廊控制权的关键战役。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尽头，我坐车沿着巴丹吉林沙漠西缘，顺弱水河谷向北颠簸了半天，穿过河谷里一些残存的胡杨林，到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的额济纳旗境内，去寻找古代居延海北侧的黑城废墟。霍去病曾在那一带同匈奴军展开过激烈战斗。

发源于祁连山冰川的无数条水脉中的一条，从北麓流下，它的上游在甘肃境内称黑河，向北流经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西缘，称弱水，它的汇流地即是古代的居延海。弱水在地图上只是一条虚线，在现地则是一条只有沙没有水的干河，弱水成了“无水”，河床时断时续，若隐若现。古居延海已经干涸了。但在烈日下行进于戈壁沙海，地表蒸腾起的热浪却给人以前方到处有“水”的幻觉，而且是白汪汪的微波荡漾的“水”。据说在大漠戈壁中迷失了方向的孤旅，当他干渴难忍，急于寻找水喝时，往往会一直朝着前方那“水”的幻觉走过去、走过去，那汪汪的“水”始终离他那么远，始终汪汪地吸引他走过去、走过去，最终就这么渴死在走向“水”的幻觉途中。这片低地在每年夏天雨季仍有些并不充沛的水流漫过，现仍被蒙古族牧民称作“居延绿洲”，其实只是长了一些稀稀拉拉的骆驼刺而已。居延海干涸的“海底”布满了一丛丛红柳，红柳根须经过漫长岁月固住了一个个高大的沙包。

黑城废墟被流沙淹埋在古代居延海北侧的一片沙碛戈壁中，残阳照着废墟西南角上断垣边的几座佛塔，照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场场古代战争、一段段苍茫史事。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据说那一仗他从南边向北屡攻匈奴军不下，便掉头迂回，从这一带向南发起猛烈攻击，一举获胜。霍去病于公元前117年就死了，但他收复河西走廊的战略胜利，为西汉向西拓展奠定了基础。他死后十多年，西汉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在此置居延、休屠二县。两汉时代，居延海地区一直驻有汉军重兵屯垦守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先后两次从这一带众多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过三万余枚汉代简牍文书，即著名的“居延简”，这些宝贵文物重现了汉代历史的辉煌。

自从霍去病收复居延后，这里成了历代军争要地。西汉在此修建了“遮虏障”，汉献帝至魏晋时称西海郡。后来先后被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割据。北魏时称凉州。隋唐时分属甘州、肃州。唐代在此设“宁寇军”，统领居延军

务。后又先后被吐蕃、回鹘、契丹占据。宋代居延被西夏占领，在此设“黑山威福军司”，建黑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先后四次出兵经居延攻河西，第四次南下时攻破黑城，西夏降。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在此设“亦集乃路”，统领居延军政事务。明初大将冯胜攻陷居延后，旋即放弃这里的军事、屯垦设施，复归甘州、肃州管辖。此后黑城废墟在沙海中沉睡了近七百年，被沙俄波塔宁发现，引起西方探险家、盗宝者垂涎。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西域盗宝狂潮中，俄国人科兹洛夫、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斯坦因、美国人华尔纳、瑞典人斯文·赫定等先后闯进这座黑城废墟，盗走了大量稀世文物。我在黑城废墟中被流沙半掩的一座小小官衙遗址上，俯身拾了几块黑色瓦片，登上城墙断垣，苍茫四顾，仰望天空。蓝得黑幽幽的天上，一团团白云白得惊人，一团团黑云黑得惊人。站在这样的天空下，看着这样的废墟，感受着这里的荒凉、遥远和寂静，袭上心来的是中国历史的古老与沉重。忽发奇想：若是霍去病今天陪我来此做战地重游，他将对我发表些什么感想呢？

此前，我曾在陕西兴平看过汉武帝、霍去病、卫青三人的陵墓。汉武帝的茂陵，同霍去病、卫青的两座大墓咫尺相望，可见汉武帝对这两位爱将的厚爱程度，莫非他死后仍要随时传唤两位爱将前往相商军国大事吗？汉武帝自己的茂陵和卫青的大墓，只是两座光秃秃的高大土丘，而霍去病墓却翠柏森森，修葺管理得极好，是最为风光的一座。霍去病墓前那“马踏匈奴”等一座座著名的大型圆雕石刻，浑厚沉雄，见之令人胸生大气。汉武帝对霍去病是帝王爱名将，卫青对霍去病则是名将爱后生，他俩把身后的风光都让给了霍去病这位旷世英才了。当然，霍去病这位“少帅”也不是完人。他少年在宫中长大，少不了沾染上一些奢靡习气，虽勇略过人，但爱兵观念较差。他出兵塞外时，汉武帝曾犒赏太官膳食数十乘供其享用。回师时，他将吃不完的粮肉丢弃很多，但士卒中却有不少人饿着肚子行军。

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打通西域通道的千秋功勋，已如这座黑城废墟般沉淀在遥远的苍茫史页之中了。但又恰如这座沙掩了近七百年的黑城废墟般，愈是荒凉遥远，愈能显示其历史身份，以其苍茫深沉的历史语言昭示每一位来者。

四

出了河西走廊，坐火车西行。途经古时称火州的吐鲁番盆地时，车内闷热难当，老少旅客们烦躁不安起来。一个赤膊青年手里拿了一只空啤酒瓶，梆梆

地敲打着车厢板壁，发狂似的叫唤：“他妈的我真想自杀！”车窗外是低矮的光秃秃的乱山，狰狞的裸石像是被渴死的一般，在酷日下受着烧烤。

到乌鲁木齐，再飞至新疆最西南的边城喀什。然后，沿着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北麓的南疆公路，一路向东。先后经莎车、叶城、和田、于田、且末，至若羌，这正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时的路线。再从若羌折向西北，在古楼兰西侧顺塔里木河谷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至天山南麓的尉犁、库尔勒、焉耆。返回乌鲁木齐时又顺道到天山东端的吐鲁番去看了交河、高昌两座古城废墟，又走了一段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出发路线。我差不多是沿着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往返路线，吃了几天矿泉水加干粮，围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转了一大圈。在此行的最西端，我曾从喀什向南穿越一条险峻山谷，登上帕米尔高原，公格尔峰和慕士塔格峰两座七千米以上的冰峰，一直在车子左侧闪着耀眼的银光，而这是酷热的盛夏季节。我终于到达了一个古代丝绸之路的出境口，但我没有办理出国护照，因而无法走到当年张骞到达过的妫水（阿姆河）流域，如今那儿是我们的几个友好邻邦。从帕米尔高原下来，我被晒成了黑人，两条胳膊开始掉皮。

张骞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又一位历史人物。他的外交才能，他的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是足可将他死后一两千年闯进中国西域来盗宝的那些西方探险家们比将下去的。我此行坐的是号称“沙漠王”的越野汽车，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路，大部分地段的沙漠公路是沥青路面，但路面上始终有潺潺的沙流在随风流动，就像江南公路上暴雨过后潺潺的水流一样。从若羌折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路，穿越塔里木河河谷时，时间已近傍晚，在一个豁口处突然遇到一阵昏天黑地的狂暴风沙，车子差点儿被掀翻，停在路上动弹不得，大家互相对面大声喊着讲话却见不到人影，一瞬间脑子里曾闪出将要被埋进沙海的感觉。由此可知，张骞在两千一百多年前的西域之行，是怎样的一种沙漠苦旅。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取得了外交、探险、促进通商和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重大成果。

正是张骞踩出的第一行足迹，开辟了一条古代中国通往波斯、欧洲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当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反映了这位封建帝王的战略大视野。他先是从投降的匈奴人口中得到一个信息：被匈奴人逐出河西地区的大月氏人，一直想东返报仇雪耻，苦于得不到外力援助。汉武帝迅速做出了重大战略抉择：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为了推行汉武帝的这一外交政策，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外交使团出使西域。大月氏人原先游牧于祁连山至敦煌地区，被匈奴远逐至葱

岭以西。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出陇西，途经匈奴控制地区时被俘，押至单于王庭，软禁十多年，在那儿讨了老婆，生了孩子。但他身在匈奴心在汉，终于找到机会逃走，但他不是向东逃，而是向西逃，他要继续去完成他的外交使命。他翻过葱岭，逃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境内），经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终于抵达大月氏（今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阿姆河流域）。但大月氏部落这时已在水草丰盛的阿姆河流域站住了脚跟，又统领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老王已经不在，新王已改变主意，无意再联汉抗击匈奴。张骞劝说、等待一年多仍无结果，只得返回。为了避免再被匈奴截获，他改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沿着昆仑山北麓向东返回。但途中仍被匈奴人发现，又拘留了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他才乘机逃回长安。十三年前出发时一百多人的庞大外交使团，这时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两人生还。

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实现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外交目标，但他此行至少做出了三大历史贡献：第一，他此行所走的往返路线，成了后来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主要通商路线。第二，他在大夏时发现国内蜀地贩运去的竹制手工艺品和中药材等，得知经蜀地西南可通身毒、大夏（今印度、阿富汗），便向汉武帝建议开通“西南夷道”，即现已发现的那条蜿蜒隐伏于云、贵、川崇山峻岭之中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张骞的这个建议，也成了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重要动因。第三，据说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经济作物，最早都是他从西域引进的。汉武帝靠在帝座上，捋着胡须，饶有兴味地听取了张大使在外十多年的种种历险之事和所见所闻，有些地方问得很仔细。他丝毫没有责怪张骞未能完成外交使命，也没有批评他在匈奴娶妻生子是“变节”行为，反而给了他一个“太中大夫”的官做。这又是一种大气魄。在汉武帝看来，张骞这十多年经历本身，就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任何人的聪明才智也代替不了张骞的作用：张骞将成为他随时了解西域情况的一本活字典！

后来张骞随大将卫青征讨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在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的同一年，张骞受命从另一个方向随军出击匈奴，因延误军期，罪当斩首。张骞请求“以封爵赎罪”。汉武帝的豁达胸怀使他得以免死，贬为庶人，汉武帝要留着张骞这本西域活字典随时备用呢。两年后，匈奴遭卫青、霍去病痛击，逃遁西北。汉武帝为了彻底击溃匈奴的进攻力量，多次召见张骞询问西域诸国情况。张骞献计联络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以“断匈奴右臂”。汉武帝果断采纳了张骞的建议，重新起用他，拜为中郎将，命他第二次出使西

域，时间是公元前119年。

这次，张骞率领了一个更大的近三百人的庞大使团，带上“牛羊金帛以数万”，顺利到达乌孙。他自己任常驻乌孙大使，积极做乌孙的工作；分遣各位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诸国，展开强大的外交攻势，说服上述各国联汉反匈。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张骞自乌孙回国。乌孙派了使者，回赠了几十匹好马，随张骞一同来到长安，这是西域使者第一次来到中原。乌孙使者实地察看了汉朝的强盛国势，回去说服乌孙王与汉朝通婚结盟，共击匈奴；张骞派出的副使也纷纷引来西域诸国使者，自此互相往来不绝，“使者相望于道”。史载：汉通西域，张骞首功。张骞立了大功，汉武帝封他为“大行”。“大行”是个什么样的官衔，弄不太清楚。查阅汉代官制，只查到汉景帝时“改典客为大行令”，汉武帝时“改大行令为大鸿胪”的记载，可能是主管宾客礼仪、接待外国使者的官员，不甚求解。但我“望文生义”地想，若将“大行”权作“伟大的出行使者”来理解，这对张骞倒也相称，反正是个荣誉很高的头衔。你看后来跟随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孙悟空，不是叫“孙行者”吗？张骞历尽磨难而终成大功，与汉武帝的远见卓识和豁达大度的用人之道，是密不可分的。

张骞从乌孙出使回来的第二年就死了，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沟通西域的外交事业。

五

汉武帝开拓西域，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从冲突走向交融的开端，虽然达到最后的民族融合，此后还有几起几伏的千百年漫长道路要走。东汉后，西北边陲的许多民族、部落陆续内迁，与汉人错杂而居。其中，进入古并州地区的匈奴部落就达三万余落，建安末年被曹操分为五部，置帅，以汉人为司马。西晋改匈奴部帅为都尉，以左部都尉刘渊为五部大都督。晋以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前赵，就是由进入塞内的匈奴部落建立的政权；从那时到隋以前的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高潮。虽然融合过程中同样充满着连绵的冲突和战争，而且七八百年之后还有一元蒙征服南宋王朝的大规模战争要发生……车师之战后三年，为开拓、经略西域奋斗了一生的汉武帝去世。他把经营好西域这片广阔疆域的任务留给了一代又一代后人。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除了巩固中央政权，南收百越，北逐匈奴，经营西南夷，平定西羌，开拓西域，东定朝鲜，他所施展的雄才大略，犹胜秦始皇

一筹。

至东汉，为巩固西域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名将班超。班超是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之弟。班超小时候博览群书，同他的哥哥班固一样，也是学“文科”的。但他被张骞出使西域的事迹深深感动，于是投笔从戎，立志效法张骞，到西域去建功立业。他先是跟随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在西域打了几仗，他的才能深得窦固赏识。后来奉命率三十六人出使西域，任西域都护，在西域活动长达三十一年。他利用当地力量，充分利用各方矛盾，兵、仁并施，有效地实施了东汉对西域的行政管辖，在西域深孚众望，享有很高威信。东汉明帝亡，章帝下诏命班超回朝。他从疏勒东行至于阗，于阗王抱住他的马脚痛哭，不让他东归，他又复归疏勒……

汉武帝夺取西域，重挫了匈奴锐气，他们退到大漠草原深处去养精蓄锐。其后，北方曾先后出现过四至六世纪的北魏，十至十二世纪的辽，十二至十三世纪的金。它们分别是鲜卑、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利用两汉以后中原的朝代更迭、政权强弱和战乱起伏等因素，直接从北面突破长城，进入黄河流域，略地为王，建立了割据政权，因而没有出现对西域这片战略要地的剧烈争夺。历史辩证法也恰恰说明，由于它们突破长城过于容易，反而使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整个中国，最终要被北方更强大的游牧民族将它们消灭，取而代之，来同中原较量。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作为中原选手的南宋小王朝实在过于窝囊，哪里抵挡得住成吉思汗骑兵的驰骋纵横？成吉思汗，在中原人眼中则是匈奴人的杰出后裔，他深谋远虑，采取的是“联宋灭金，而后灭宋”的战略。他也是首先征服了河西走廊的西夏政权，夺取了西域广大地区，才为他的后辈铺平了最终入主中原的道路。元蒙王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之一，标志着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目标已经实现，也标志着北方游牧民族在与中原民族长期冲突中实现了融合，完成了对共同祖国的认同。

在新疆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新疆是能给人以大气魄的一块非凡土地，汉武帝开拓西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大气魄。

秦皇驰道

—

我一向不喜欢去逛闹市的公园，即使像北京颐和园那样出名的地方，我也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那么多人拥到同一个小圈子里去，挤得慌。

好几年前，在北京遇上星期天，一个人无处可去，便想到颐和园去看看昆明湖。生在南方的人到了北方以后，一件非常别扭的事情，就是看不到像样的河流。北方标在地图上的河流也不少，但到跟前一看，河里却没有水，全是一河乱石堆，所以心里总觉得发干。每年立秋过后，嗓子眼里就开始干得发痒；入冬后鼻腔会干得火烧火燎，甚至出血。这时一想起南方纵横交叉的大河小河，尤其想起粼粼碧波的太湖水，更是倍感亲切，于是就想去看看北方的昆明湖。我来到颐和园门口，排队买好了门票，不料尚未进门就被堵住了。来了一个海外旅游团，多半是海外华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导游是位广东人，举着一面小旗，堵在门口指指点点向他的游客做介绍。我耐心站定，只听懂了他的一句话，因为他这句话是用手指着门口那对铁狮子说的：“希基，希基……”我当时感觉自己脸上似乎笑了一下。终于可以往里走了，好不容易摩肩接踵走到通向昆明湖的长廊口，不得了，走不动了。踮脚往前一望，了不得，密密麻麻的人头在攒动。我赶紧掉头而去，出来了。颐和园和西太后一样，令我倒尽了胃口。只记得那位广东导游指着颐和园门口那对铁狮子说过：“希基，希基……”有时不免会联想到焦大表扬贾府门口那对石狮子的话来，自己悄然一笑而已。

可能同我的军旅职业有关吧，偶有小暇，极喜欢到远离尘嚣的荒山野岭里去转转，有时真会有些牵动情肠的发现，甚至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次，我利用星期天领着两个女儿到井陉山区去看背水之战古战场，可是同样没有看到水，当年韩信背水列阵的那条绵水也已干涸了。但我们却看到了远比看到河水更令人激动不已的历史陈迹：秦皇驰道！

秦皇驰道是什么意思？两千二百多年前横贯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

二

井陉秦皇驰道遗迹，仅存约一公里，位于井陉古关白石岭关隘口。这是秦皇驰道北方干线中最险最窄的路段。《史记》中说，“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列阵”，指的就是这一段。

我们是从关隘东侧新修的简易便道走上坡去的。路旁站着几尊元代石雕人像，模样浑朴敦厚。看样子是从别处移来的，想必原来在某处守墓站岗，一站就是几百年，从未擅离岗位一步。如今也来这里赶时髦，竟敢离开旧主人，前来为游人们当仪仗。他们脸上洋溢出一丝含蓄的笑意，也在为今天的时代进步而高兴。

顺坡往上走，见路旁有座“白马告状庙”，一间简陋小屋，里面站着一匹泥塑白马。倒是这座小庙，最先给了我一些关于这条古道昔时繁忙景象的信息。井陉关，古时乃“燕晋通衢”，关隘路窄，商贾往来，十分繁忙。繁忙到什么程度呢？这里聚集了一群帮人推车上坡以谋生计的人。相传有位商贩赶车载物途经此关，由于车轻马壮，无需帮推，不想多花那几个钱。但这群推车汉们却有些死皮赖脸，车主不叫推，就在后面暗使伎俩，叫他拉不上去。那商贩一时性急，用刀子往马屁股上猛扎几下，白马剧痛之下猛冲上坡，倒地而死。不久，那几位恶作剧的推车人相继死去，死时都学马叫。说是白马到阴间去告了一状，让那几人造孽报应，来生也变驴做马，受人驱使。剔除这则民间传说的迷信成分，它反映了当时这条关隘古道的陡险和繁忙。

再往上坡走，来到一座古驿站。三间石砌小屋，正中门楣上方一块石刻，刻的是“立鄣守路”四字。此驿站建于清嘉庆辛未年（1811年），路旁山崖上镶有清道光年间陕甘总督那彦撰写《平定州东路修治石道碑》佐证。另有一方石刻年代更早，是清雍正十三年间（1735年）的修路碑刻。诸多实物史料都证明，这条秦皇驰道自开辟以来，两千余年间始终作为一条交通干线，一直沿用至清。自秦以降的历朝历代，只是对它不断作些修缮维护而已。驿站建立至今180余年，与秦皇驰道相比，它的资历实在太新了一点。但由于战争频繁，世道变迁，据说连这样的驿站全国也仅存两处，另一处在苏州横塘，为砖

木结构。这两处古驿站，均被研究古代交通邮政史的学者视为至宝，倍加珍惜。过去我一直认为，驿站是古代信使交接邮件的中转站而已。但这座驿站门楣上那“立鄙守路”四字应作何解？查阅古驿史学者许锡良先生文章得知，它语出《国语·周语》：“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栽树成行，标明道路，途中置馆舍，以待过往信使和官员，这是周朝就已制定的交通法规。“鄙，距国（都）五百里”，这当然只是个大概数。“立鄙守路”，就是在远离大城市的交通要道旁，设站接待信使和来往官员，兼具邮政所和招待所双重职能。秦始皇在修筑驰道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馆驿制度，“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

古驿站现已被当做临时展览室。唯一的一件实物展品，竟是一块被磨得光光的石头，中间有一道一尺来深的光滑凹槽。我不识其为何物，一看说明，大吃一惊：它是秦皇驰道上千百年车轮碾出的车辙！

急问：“哪里出土的？”

答：“山上一路全是，上去看吧。”

我们急步上山，看到了！从山体上开凿出的石头路面上，两道深深的车辙，像铁路路轨似的，向西穿过关门，延伸到山坡那边缓缓下坡西去。看到如此年代久远、见所未见的历史陈迹，连我的两个女儿也惊叹不已：“呀，呀……”车辙上，按照西安秦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原大尺寸，复制了一辆战车，由四匹骏马驾驭，轮子压在车辙内，栩栩如生，欲驰欲奔。井陉古关隘口的狭窄孔道，的确只能容纳这样的驷马单车通过，我终于弄明白了古时候这段路程“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列阵”的意思。

见到秦皇驰道悠悠陈迹，就像见到了这位封建大帝。这里也确有一处秦始皇路过井陉关的遗迹：路边平缓处有一块小石坪，名曰秦始皇“歇灵台”。秦嬴政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归途中在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病倒，从北路返回，病死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即赵武灵王被围困饿死的地方，那里有帝王行宫）。当时，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正随蒙恬在北方戍边，秦始皇临终前写好遗嘱，命扶苏赶回咸阳料理他的丧事，并继位。遗嘱写好并已加封，交给宦官赵高命他发出。赵高与扶苏、蒙恬有隙，怕扶苏继位后没有他的好果子吃，便串通李斯密不发丧，策划了一个毁诏造假的大阴谋。李斯是位有贡献的大臣，但他也担心扶苏即位后启用蒙恬取代他的丞相之位，私心驱使他加入了赵高的阴谋集团。他们将秦始皇遗体装在温凉车内，车上装鲍鱼以乱其臭，匆匆地向咸阳道上往回赶。车队行至井陉关，因关险路窄，只得将秦始皇的灵车在路边停下，重新组织，拉长队形，缓慢过关。秦始皇的灵车“遂